

千古功名浮世事

官吏篇

丛书主编 宋 俭
本册主编 卞秀瑜 王艳娟

汉重孝廉而有理儿刻木，
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
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
愚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官吏篇

丛书主编 宋 俭

本册主编 卞秀瑜 王艳娟

子
古
功
名
浮
之
事

(鄂) 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古功名浮云事: 读史随笔之官吏篇/卞秀瑜, 王艳娟编.
—武汉: 崇文书局, 2007. 1
ISBN 7-5403-1113-4

I. 千… II. ①卞… ②王… III. 政治人物—人物
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5129 号

责任编辑: 刘 丹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印 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 本: 670×98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前言

千古兴亡多少事，帝王将相会一堂。如果说，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南面治国的帝王是熠熠生辉的星座，那么处庙堂之高的将相、官吏就犹如散缀在银河系外的玕珠或尘埃。尽管颇显寂寞，也不乏有些“污秽”，甚或为人所不齿……但有些却闪烁不已，因其特有的光彩而流传青史，并为人所津津乐道……

一部洋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实则是帝王将相主导的政治史，在某种意义上更不能不说是一部“官吏史”。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依附权贵、较为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古话言之“修得文武艺，售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较为普遍的价值取向，即使在今天，仍有相当一些人把从政做官看作施展抱负、发挥才干的最佳途径。鲁迅先生就曾向世人感叹：“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一语道出了百态纷呈的官场景观的本质。

中国古代的官吏不论人品，不论能力，只要身居官位，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考虑，自有师爷下人什么的谋士帮着，就算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草包，只要当上了官，一张嘴，底下的人都得把他的话当成最高指示，不离不弃地去执行。正因为这样，在古代就有了很多胸无点墨的富家子弟不惜千金去买官，而买官所花的费用又必须从老百姓的身上捞回来，这样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贪官。封建社会官吏贪污腐化、徇私枉法者不在少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此等官吏面目的真实写照。

当然，历史上确也不乏清官廉吏，他们为官清廉正义，为民请命，为国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品质，千百年来被人民传颂。

纵然这么混杂的官场，还是掩饰不住他们的光彩。很多官员一生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基准，以“平治天下”为政治目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们“尊君”与“重民”二重心态的流露，更是历来对官吏的最高褒奖。

“贪官污吏”和“清官廉吏”固然是对古代官吏的两种基本的划分，也是官场为世人所熟知的一面。然而，官吏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食五谷杂粮的人，因此，他们或许因其所处的“庙堂之高”更有其“五彩斑斓”却不为平常百姓家所熟知的方方面面……

当我们坐在图书馆，逐一地翻阅近年来全国各类书刊文章，沐浴在美文煦煦和风中时，想到的更是因为各种原因或许不能同我们一样“如沐春风”的更多的朋友。因此，我们收集了多位散文名家的数十篇随笔作品，可谓华章佳制，争奇斗艳，而贯穿其始终的主旨则是对中国古代官吏全方位的血肉丰满的历史展示。

本书在秉承随笔特有的思想锋芒和问题意识的同时，力求从历史反思中寻找新的精神资源。那些机敏、智慧、尖锐，而或含蓄、或直言切谏的匡正时弊、甚至揶揄讽刺的文字，或针砭、或反思、或解读。有针砭，但并不是剑拔弩张、正气磅礴、一针见血；有批评，但并不是大义凛然、声色俱厉、入木三分；有反思，但并不是悲愤难耐、锋利尖刻、声泪俱下；有解读，但并不是命意深沉、锋芒毕露、明快尖锐。它们多是洒脱不羁、率性而谈，嬉笑而非怒骂、诙谐而非幽默、滑稽而非调侃，有的甚至夹杂着一丝俏皮的俗语、俚语、歇后语，定会让您畅快淋漓、乐此不疲……

卞秀瑜 王艳娟

2006年9月

目录

悲壮的超越	·卞毓方· 1
面对和珅	·余志刚· 5
袁崇焕记	·朱伟· 14
皇帝的使臣	·陈四益· 18
赵高与秦王朝的灭亡	·龚景中· 21
当文人遭遇皇帝	·李国文· 26
霍光现象的警示	·沈潜· 37
欧阳修忠君误国	·官伟勋· 43
张飞之死	·廖德全· 52
两个阴暗的物种——宦官、外戚小考	·毛志成· 61
“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	·雷颐· 68
千奇百怪升官图	·程俊松· 76
旧京官的灰色收入	·王亚平· 80
清代官场做官的秘诀	·财可通神· 86
寇准的沉浮	·畅岸· 93
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	·徐澄清· 103
蜀相	·曹聚仁· 110
无处收留——吴三桂的心路历程	·张敞· 114

当贪官的理由	·吴 思· 121
失荆州，谁之过？	·亦 非· 128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梁 衡· 136
用破一生心	·王充闾· 144
历史不忍细看	·黄文山· 156
他这一辈子	·王充闾· 162
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	·吴明明· 176
哀项羽——闻“项羽未焚阿房宫”随感	·舒 展· 183
刘邦与张良	·朱增泉· 189
刘邦与韩信	·朱增泉· 196
做官与归隐	·唐达成· 202
韩愈的第二次下放	·李一樵· 205
晁错：多情却被无情恼(上)	·鲍鹏山· 213
晁错：多情却被无情恼(下)	·鲍鹏山· 219
闲话三国人物	·谈 歌· 226
李斯：斯人斯鼠	·鲍鹏山· 232
赵孟頫为官	·老 城· 238
造反的因由	·半 夏· 244

悲壮的超越

·卞毓方·

凡人不幸陷于末世，注定了要上演悲剧；一个大有作为的人不幸陷于末世，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悲剧。郑成功，无疑是晚明的一位军事天才兼政治天才：取名“成功”，就径直道出了他经邦济国、扶助乾坤的赫赫大志，又字“大木”，寄寓的同样是独木柱长天的煌煌抱负。倘若他与刘邦并世，并不失为登台拜将的韩信；倘若他替李唐定鼎，将不亚于凌烟阁上的秦琼；且看他的云水角襟：“只有天在上，而无山占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但他不幸生活在朱明王朝的薄暮，自打踏上政治舞台，浓重的悲剧雾霭就已把他重重包裹。

清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某日，厦门岛，全副戎装的郑成功在一队亲兵的簇拥下，登上岛西侧的一处炮台。——这是一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式的立轴，挂在我心头已有十多年，之所以刻骨铭心，是因为那一年报考研究生，在一道必须用日文回答的有关“国姓爷”(郑成功)的历史试题前，栽了个大跟头，险险乎断送前程；从那以后我对郑成功的生命信号就特别凝眸；不久前造访他的故乡泉州，还特地瞻仰了设在南安郑成功纪念馆，闲话打住。——让我们借郑成功的虎目来看一看吧。时值傍晚，遥望一水之隔的对岸，但见天低八闽，残阳如血，荒村漠漠，寒山隐隐；俄而暮色侵空，悄然四合，天和地仿佛一艘被炮火击毁的战舰，在灰蒙蒙的海平面上截截下沉，下沉；这时，一阵海风袭

来，他冷不丁想起前次北伐征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渡中兴起的感慨：“闻道吾皇赋式微，哀哀二子首阳薇。频年海岛无消息，四顾苍茫泪自挥。”

郑成功真是生不逢时。早在十七年前，在他还只有20岁的时候，朱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大军的炮火中降下了帷幕；随着吴三桂归顺爱新觉罗氏，满人进关，入主中原，仓促的南明弘光政权，以及随后并起的鲁王、唐王政权，也都旋起旋灭；如今，抗守西南一隅的桂王朝廷亦是幕燕鼎鱼，倾覆在即。而他，既然生为大明遗民，有幸为唐王朱聿键亲赐国姓，自是矢志廓清山河，不惜和清军血战到底的了。这是一段艰辛曲折、可歌可泣的历程。想当初，他焚去儒服，披上战袍，高擎反清复明大旗，统率有志之士，连袂云、挥汗雨、专辑闽粤之间，雄视江东，是何等壮怀激烈！比方说最近四年多来，他就以厦门、金门两岛为根据地，三次誓师北伐；其中，以第三次声势最为浩大，大兵一路进入长江，连克瓜州、镇江，直捣金陵。“编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教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信朱。”至今想起，犹令人仰天长啸，血沸神气。可惜呀，可惜！由于他被空前的大捷冲昏了头脑，误中了金陵城守军的缓兵计，末了，反落得损兵折将，惨败而归。

大明的江山，眼看着已如西坠的红日，落入满人的乾坤袋中去了。他恨，恨大敌当前，南明的几届小朝廷犹自荒淫昏聩，不是纵情声色，醉生梦死，就是窝里斗，自相残杀；时局竟和南宋惊人地相似：“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他恨，恨由于自己麻痹轻敌，一意孤行，导致甘辉、张英、潘庚钟等一大批骁将屈死沙场；还带累势头正盛的盟友张煌言孤掌难鸣，落入清军重围，乃至全军覆没。他叹，叹前月派往东瀛借兵的张光启回来报告，对方只答应提供少量武器，决意不肯出兵；连与他有血缘之亲的日本也不肯鼎力相助，还能指望谁呢？他叹，叹这几天又有噩耗传来，说拥戴桂王、坚守西南的李定国不幸战败，桂王本人正四处逃匿；残局竟如此，夫复何所言？唉唉，天亡我大明，是何其速也，是何其迫也！

嗟叹间，海风愈来愈劲，愈来愈烈，吹得港湾里的水面腾波涌浪，吹得炮楼上的旌旗伴着将士的铠甲发出金属的铮鸣。猛低头，他看到骚



动波涛间幻化出吴三桂、洪承畴等一批无耻汉奸的身影。郑成功噤地从腰间掣出长剑，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都碎尸万段。皇天啊皇天，为什么偏生这等逆子？！后土啊后土，为什么竟容此辈奸尤？！残酷的是，在巨大的政治利益的诱惑下，无耻之徒的队伍在节节扩大。这真是要为赤县神州扼腕长叹的了！你看，叠印着吴三桂、洪承畴，波涛间又推出他老师谦益北向长跪、俯首称臣的优雅儒姿；尤其令他撕肝裂肺的，是在老师的形影之上，又有一副向着满清政权胁肩谄笑的熟悉面孔破浪而出，此公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父郑芝龙！啊啊，伤心自古惟一哭，此刻的他，却是欲哭无泪，切齿有声。

波涛在聚聚散散、幻影在明明灭灭。这回，长波间闪烁的却是他生母田川氏大义凛然的身影。郑成功禁不住为之一振。啊，他敬爱的、永生的母亲，原本生长在日本的平户，从小没有受过先儒的教育，长大也不曾得到明王朝的恩泽，只因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丈夫，就心心念念以男方的朝廷为重。她是在和儿子、丈夫分手了十几、二十年，才渡海来到泉州的。然而，来华生活还不过几年，这位善良温婉的异国女子，在国家存亡面前，却表现得比许多汉族须眉更有骨气。她不忍看汉家山河破碎，更痛恨丈夫的卖国求荣，在清兵占领她的居地安平镇之时，不惜以死抗争，自杀殉国。母亲，母亲，郑成功在心底轻声呼唤，儿子一定誓报国仇，以慰您老在天之灵。

然而，天未厌乱，国步多艰，方今之时，清朝廷的气焰正炽，山河纷纷沦于敌手，形势对义军极为不利。如何才能扭转时局呢？谈判，在这之前不是没尝试过，说到底，那只是敌人诱降的翻版，他又岂甘自毁节操；开仗，这是早晚免不了的，不过，将不再是他们主动北伐，而是清军大兵压境，四面围剿，以区区两岛目前的实力，要和胡运当空的清军抗衡，显然凶多吉少，只怕扬州、江阴的惨烈局面又要眼前重演。史可法公的《复多尔袞书》固然写得辞采飞扬，“城存我存，城亡我亡”的誓语也不失激烈。结果，不过是使淋漓的鲜血更加淋漓，至多是增加几缕悲壮的尾音而已。老天啊，老天！以四海之广，八荒之大，难道就没有我义军更好的出路了吗？

突然，——这里用得上突然，海上狂风大作，洪波如山涌起，俄

而，就像神话中仙人骑避水兽从龙宫跃出，远近的海水刷地分开一条大路，该是冥冥中有神的力量启示，郑成功在刹那间完成了生命的突围：他决计战略转移，先行跨海东征，收复眼下为荷兰人强占的台湾……

三百多年后，当我偕中州才子唐兴顺，漫步在太行山麓的红旗渠畔，遥望千山万壑尽头的大寨，思绪忽然就飞到了厦门，定格在那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傍晚。思绪的飞越是从山与水的联想引起的。从我当时置身的地方望出去，山，皆磊磊万状，争气负高，水，皆夭矫曲折，喷珠溅玉，这是自然的属性，也是造化。因想，大寨当年的辉煌，在于她气薄云天、一呼百诺式的垒石造田，在于她是一项磅礴的造山运动，吃亏呢，再明白不过的，在于缺了水的浸润、渲染；而红旗渠当初几乎与大寨齐肩并行的荣耀，则得力于她穿山越岭的奔腾，源源不绝的喧闹，既占有山的庞伟，又兼有水的激越，因此长流到今日，依然莫名不减，或许……，从红旗渠感慨大寨，这时我猛地一激灵，不由就想起了半月前的泉州之行，想起了绝处逢神助的郑成功。

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的了。郑成功力排众议，包括昔日盟友张煌言的讽劝——“中原方逐鹿，何暇问虹梁！”——坚决东征台湾。现在看来，虽然他当日的决策，着眼点偏于创建根据地，休养生聚，待机恢复明朝；虽然他尔后血战9个月，赶走盘踞在台湾达三十八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这一时间跨度正好与他的年龄相等），仅仅被时人看做一种局部性的战功；且看他在《复台》诗中流露出的欣慰：“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但是，他本人没有来得及吟唱的，山河已经替他镌刻了；时人没有来得及升华的，历史已经替他弘扬了。山不转水转，他以悲壮的战略转移超越了悲壮。这是大义之上的大义，战场之外的战场。它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狭隘视野，是个体生命的错综复杂的国家、民族矛盾面前所能爆发出的最强度的璀璨。伟业不一定在顺境。伟业不一定在全过程。尽管，郑成功在收得台湾后的第二年，便不幸日落中天，遽然病逝。但他奇迹般地从绝境中把握住了未来。他是以大智大勇、大忠大义去撞击时代，从而在华夏民族大一统的版图上，留下了倚天仗剑的永久性造型。



面对和珅

·余志刚·

读乾隆朝清史，浮出了面目漫漶的和珅。

是的，和珅绝非庸常之辈。

和珅的神秘，在于他能够从满洲正红旗下一个破落的钮祜禄氏家庭里卓然立世，经受父母双亡的凄寒，饱尝奔走求贷的煎熬，10岁入咸安宫官学，20岁任銮仪校卫，乾隆四十年以后则连连擢升，从一个抬轿的奴才摇身而为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做军机大臣时，他才28岁。

和珅的魅力，不仅在于他体魄奇伟，气宇逼人，整个儿浸润了八旗子弟的秀逸神俊、满洲将门之后的贵族气息；他的非凡之处，还在于“秀外之余，多有慧中”，虽科举未中，却才识丰赡，孔孟文章庶几倒背如流，经史子集无不遍览强记，满、汉、蒙、藏等各种语言都能读写流利，兵器骑射无所不通。

和珅的“珅”是一种玉，但这块玉的光泽十分有限。我们以为他“素沐皇恩”，理当辅主驭民，造福千秋；我们以为他“苗红根正”，理当“居庙堂之高”而惠及海内、泽被乡里……然而我们骨子里都害了“左倾幼稚病”，我们良善的用心在历史的残章断篇里只能找回残酷的自嘲。

史载，公元1799年2月7日（嘉庆四年），乾隆崩逝于乾清宫；2月12日，日夜在乾清宫值宿殿守灵的和珅即被收拘鞠讯。俗称“和珅跌

倒，嘉庆吃饱”，从和珅家中抄出的财产竟相当于乾隆朝十余年的国库收入。他拥有土地 80 万亩、房屋 2790 间，至于当铺、银号、古玩铺、布庄、粮店则像蛛丝般布满了北京城内外。和珅的收藏之丰，洵属天下无匹，路易十五、十六好收藏，但倾当时法国的所有，也难以望和珅的项背！

呜呼！和珅做官做到这个份上，寿不得正寝，福未能尽享，“南柯乡里梦未觉，白练偏向梁上悬！”这诚然是和珅的悲剧，也是所谓的“康乾盛世”贻笑于后人的一个大荒唐。

和珅在朝中二十余年，即使位极人臣，但“岁俸银一百九十两”的工资配给也未必能让他暴发至此，可见他弄权敛财的手段是怎样了得！和珅手里攥着一根线，一头串住了伏惟惶恐、摇尾乞怜的地方官，是蚱蜢；另一头又牵牢了年迈昏聩、性嗜挥霍的乾隆爷，仍是蚱蜢。和珅处在中间的位置上，双方利益均沾，权钱数运两旺，吃“蚱蜢血”竟吃出一个“位列宰辅”、世界首富来，这实在是一个充满西方幽默的“中国玩笑”！

且翻开乾隆朝晚期的那一段历史来看一看。乾隆四十九年，陕宁地方官奏报：陕宁境内，年年不雨，百姓生计日蹙，上无盖藏，室无粒粮；乾隆五十年，湖广境地突发大水，数十万灾民毙为饿殍；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举事；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兵至西藏边境，狼烟西起；乾隆五十九年，白莲教起，滚滚烈焰烧遍了半个中国……在这个生灵倒悬、边关告急、国运日衰之时，和珅的钱袋却在日益膨胀。他卖官鬻爵、婪索贿赂、蚕食赈银、鲸吞军饷、操纵狱讼、私立鞠讯……凡有助于往他怀里“扒分”，只要你能想得出来的事情，和珅便敢做出来。当时有个小金曲，说和珅家人收佃租的情景，备极讽喻，耐人寻味：“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肚内刮脂油，亏老先生下手。”民间的口头文学，实在是当时反映民意的最好“传媒”。

大清朝进入乾隆六十年，已是国库亏空，国祚日浅，一派残世败象。唯独偌大的和珅相府仍是日日笙歌，燕啼莺啼，艳词香曲，不绝于耳。和珅的一个墙外“弟子”，名叫刘国泰的，竟在山东巡抚任上把官



署搬进了妓院，兴之所至，便叫一个妓女脱光衣服，招呼手下属员在她的肚皮上掷骰行赌，荒淫无状，有过乃师。民间有几句顺口溜编得好：“山东官儿真不差，一个官儿一个瓜。”所云“瓜”者，犹谓妓女也。百姓这样认同，其实是十分保守的。

乾隆帝 86 岁那年，甘肃回民和撒拉族人在循化厅造反，朝廷派员戡乱，竟引出甘肃官僚谎报灾情、冒领赈粮一案，查实在案中侵吞白银一千两以下者 102 人，一千两至一万两者 30 人，一万两至两万两者 11 人，两万两至十万两者 20 人，十万两以上者 10 人。甘肃全省官吏无不染指。

朝廷震惊，百官震惊。

乾隆爷在震怒之余，不知该往谁头上开刀，最后把乞求的眼神递给了和珅：“朕一生最恨为官者贪，为今之计，和爱卿以为如何？”——都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但当乾隆真要面临这样一窝端的灭杀，他年迈而脆弱的心已是不寒而栗：他明白照这样杀下去，全国上下还能剩几个清官？照这样杀下去大清朝这个太平盛世的朝纲吏治岂非只剩下臭狗屎一堆？——和珅从乾隆爷英雄迟暮的眼神里，读出了万念俱灰的悲愤，无力回天的凄怆，噬脐莫及的无奈。他不惊不躁，从容应对：“奴才以为，甘肃一案事有委屈，该杀不该杀，该杀谁的脑袋，当交付众议，再行圣裁。”一脚把球踢给了众臣。

文武百官，如群蚁排衙，噤若寒蝉。

他们最清楚，要说朝纲废弛，哪桩哪件不是出自你和珅的祸祟？要说吏治腐败，哪件哪桩能脱得了你和珅的干系？甘肃官僚，清一色是你和珅的党徒，要说拿办元凶，非你其谁？为今之计，又岂容你在御前巧言令色，贼喊捉贼！

——可惜历代士大夫从来是想得多，做得少；“弯弯绕”的肚里官司打得多，临机取决、登高一呼的任侠之举行得少。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情景中，他们僵持着。

他们面对的是权势熏天的和珅。

在乾隆朝摩肩接踵、威仪煊赫的朝班序列中，我们万万不可忽略了两个频频持笏言事的朝臣：一位是面貌丑陋的刘墉，另一位则是在腰里

别了个大烟袋的纪晓岚。

刘、纪两人才高八斗，名驰海内，都是乾隆御下的第一大才子。刘墉自己曾说：“我生平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其实他书法的成就最为卓著，中年后融诸家大成而自成一家，超然独立，推为一代之冠。说到那个纪晓岚，我们都熟悉他微言大义、语多隽永的《阅微草堂笔记》，却少有人知道他曾待在国史馆里替乾隆编纂了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其博览之丰，才名之炽，冠盖当朝。

这两位内阁大学士都做过乾隆手下的“左都御史”，热衷于发动奏议，弹劾劣党，且好“风闻言事”，褒贬时政，往往是语出似剑，惊动四座。这自然容易惹火烧身，却也在民间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口碑。历史延续到今天，仍有人拿“刘罗锅”的故事在教育世人，仍有人争阅纪晓岚的文章而捧若琬琰，这无疑佐证了人们对刘、纪二公在文化人格上的认同和敬崇。

然而，当大清朝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里突然杀出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和珅，他们在错愕之余，竟变得格外含蓄和拘谨起来。

刘墉跟和珅的一次交锋是在弹劾山东巡抚刘国泰的问题上。乾隆四十五年，御史钱沺查知山东官吏贪婪无度，征赂州县，便在金銮殿狠奏了一本，要将刘国泰“举职拿问”。乾隆明知这山东巡抚原是和珅亲荐之官，便命刘墉协助钱沺“再行查实”，不可据“一时无根之谈托言陈奏”。刘墉办案，向以雷厉风行见誉，此次微服入鲁，未出旬余，便将刘国泰一案查了个水落石出。不料在回京途中，刘墉又意外地截获了刘国泰遣人飞马送给和珅的一封密信，他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的手给猛地烙痛了！刘墉步履蹒跚地走进了西风夕照里的官驿，居然闭门数日而不出。眼看交差的日期已近，刘墉和他的仆从们才选择了先前走过的那条黄土古道，继续北上。一路上黄叶纷飞，惊鸿声声，坐在马背上的刘墉须发飘零，瘦若秋风……

是年孟冬，恶贯满盈的刘国泰在朝中伏法。当乾隆拿着刘国泰的密信征询刘墉意见时，刘墉却说：“拘审刘国泰多日，和大人严词审讯，无有私情。”乾隆马上结论道：“国泰对和珅是一厢情愿，确无私情。”一桩涉嫌和珅的朝廷要案就这样波澜不惊，像驱赶一只扰人的蚊子那样



被轻轻拂过。让人想起在乡间时有上演的草台戏，刚才还是刀来枪往，紧锣密鼓，把悲欢离合、忠善奸邪渲染到了极致，但大幕一落，万籁俱寂，一切都归复平静。人们回过神来，才明白自己又在台下当了一回“傻子”，瞧这热热闹闹、大红大紫的阵势，原来都是戏里演的啊！

而此事过后，刘墉因“察山东案有功”，升工部尚书。应该说，他敢把这封密信呈于乾隆，不啻给了和珅一个小小的微示。这当然出于他“食君俸禄”的人臣本分，也是他作为“左都御史”的职业良心使然。也许此番对“密信事件”的降温处理，大异于他以往除恶务尽的办案作风，但和珅的背景复杂，政治舞台上的晴雨难料，岂可“轻露其芒，动辄有伤”？刘墉为乾隆十六年进士，毕竟做了几十年的京官，其间坐过班房，也得过皇宠，宦海沉浮，官场历练，已使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他真正地成熟起来了。君子凡有所作，必取“忍”字为先，以求自定。这是连傻子都懂的道理，何况是学贯百家、深得黄老精髓的刘墉呢？

刘墉跟和珅的较劲从此转入“地下”，彼此都心存戒备，彼此都把对方推到当然的政敌位置上，但他们之间偶有发生的摩擦，则大多表现为一种玩耍式的斗气。某年某月，和珅在皇上面前嘲弄刘墉驼背，有碍圣视，以为不宜位列朝班。这却引出刘墉的一番绝妙说辞。刘墉说：“和大人所言甚谬，自古就有眼斜貌丑者在朝为官，且为官清正，万古流芳。”乾隆说：“朕倒不知是哪一位？”刘墉顺水推舟：“五柳先生陶渊明，其风如何？”乾隆答：“其风如菊。”刘墉马上振振有词：“有诗为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五柳先生如若不是斜眼，怎能东篱采菊却望见南山？”此语一出，满朝哗然。和珅却逮住不放：“这纯属戏谑之言，实是对皇上不敬。”乾隆哈哈一笑，和稀泥道：“虽是牵强附会，却见才思敏捷，实为诙谐，并无不敬。”在类似的宫廷笑闹中，刘墉总能在乾隆爷宽容的翼蔽之下向和珅讨得一点半点的便宜，且智慧火花迸溅，妙语总能解颐。他还以驼背为题作了一首自娱诗，诗云：

背驼负乾坤，胸离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

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以貌取材者，岂是贤德人。

这首诗在京城不胫而走，晓之妇孺。刘墉写这首诗至少是一石三鸟，一是讨好乾隆爷，二是拔高了自己，三是骂你和珅。“痞气”十足

的刘墉分明是在说：今天我刘罗锅明里骂你也不怕你对号入座，你去吹胡子瞪眼好了，活活气死你！这就是刘墉的手段，也是天下读书人在积愤愈深时借以发泄的惯用法宝。

无独有偶，同样好于此道的还有纪晓岚纪大学士。

乾隆四十七年，和珅家里的天香园落成，又值其母生日，便请乾隆御驾游园。乾隆因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有功，遂邀他同往，以为助兴。没料纪晓岚全然不顾“第一大才子”的体面，一到和珅家里就要吃要喝，一壶茶工夫就吃了人家一只三斤重的蹄膀。膳罢，乾隆提议要为和珅题诗，纪晓岚晃着个大烟袋，喷出一口浓烟也带出一句诗来：“这个婆娘不是人，”唬得满座皆惊，以为他搭错了神经。又听他吟：“九天仙女下凡尘。”大家才如释重负。惊魂甫定，不料他又迸出一句：“生个儿子去做贼，”众人无不噤声失色，却见他拈须吟来：“偷得蟠桃送母亲。”大伙儿听了哈哈大笑，和珅也转怒为喜……

在与和珅的明争暗斗中，纪晓岚的聪明就显示在这些方面。平心而论，他打心眼里看不起，也惹不起和珅，就那么语藏机锋，让你去一惊一乍，让你恼不得、恨不得，心里却像吞了苍蝇那样不自在。他无力动摇和珅，他只能兴之所至，打几下“擦边球”。不错，凭纪晓岚的那散漫和落拓，我们还能更多地要求他什么？

纪晓岚素有四大嗜好，一曰好书，从四岁起每日埋首书堆中；二曰好烟，行走坐卧不离烟袋，其烟锅能装烟叶四两；三曰好肉，每日必食肉不吃五谷，案上雾气缭绕，泡茶烹茗从不间断；四曰好色，一日不御女，则双目似炬，颊红如火。纪大学士的这些嗜好，自然可以看做是由一个文化人的文名和才名派生出来的另一种文化习性，但一个深耽于其间，过于依赖物质世界的人，要让他义无反顾地去殉道怕是万万不能的。就是风流倜傥如纪晓岚者，倘使他离开了烟，离开了肉，离开了女人，还能不能生活？这事实上就决定了他在和珅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所抱的“俳优弄臣”式的滑稽，尽管他的理想主义精神如何贵族化，但他的做人仍然是世俗的，实用的，和千千万万既要玩风雅，又要弄风骨的文人雅士一样，他的生命还是以“温饱无虞”为基调的。

薰莸不可同器，牛骥安能同槽？历史把刘墉、纪晓岚与和珅的名字

